

留得殘荷聽雨聲 追懷地球之極遊

輝社鄭國輝

年青時從國家地理雜誌看到二處地方，都留下不能磨滅的記憶。一是孤懸海外，景物詭異的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一是山河秀麗，氣象恢宏的巨足地域 Patagonia。都是遠離人煙，道路阻隔去處，我以為這是獵奇冒險者或地理學家方能涉足，我一直等着機會。時光流逝，歲月蹉跎，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留下些鴻爪泥痕，不覺已踏入杖朝釣渭之年。新年剛過，便開始兩星期的巨足地域和復活節島遊。在有生之年，能實現昔日的夢想，真是幸運極了！現先說 Patagonia，留待下篇再述 Easter Island。

Patagonia 是南美洲南端，囊括阿根廷和智利二國的一大片廣袤地域。這是世界邊緣，文化最後疆界，人口稀疏處。崇山 Andes 在此向斜傾落至南極，傳說中的標緻在此呈現。大自然是它的主宰，大地點綴些強勢火山，高懸天際冰川，河內緩緩地漂流着冰山和大小雪花冰塊。人跡罕見。縱然有些腳印，很快被雪氈掩埋，或被狂風擦去，剩餘的也受重波疊浪淹沒。清幽岑寂的環境令人沉醉，巍峨高山戴着白峰刺穿了蔚藍的晴天，墨綠草原旁是茂密叢林。繁花繪上不同色彩。一群禿鷹 Condors 從平地飛起，沖入雲霄，在晴空內翱翔。孤獨的牛郎 gaucho 騎着一匹駿馬，向密林內奔馳，這是 Patagonia。粗獷中隱含少許嫵媚；荒涼內帶着一絲生氣，它美得令人透不過氣來。任何勇猛靈魂都被它拘留。十六世紀初葡萄牙籍海員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1450-1521) 曾到此，命此地名「巨足地域」。

阿根廷首府 Buenos Aires 是此旅程的開口城市。故地重遊，別有一番親切。這「南美洲的巴黎」確實名不虛傳。條條大道都是很遼闊的，十字路口中心都有些石碑，名人銅像，或藝術石刻，總領隊 Nicolas 花了一整天率旅遊車觀光此城的精華，若一一記下來要寫另一篇遊記。我現記下兩次很特別的經歷。

La Boca 是意大利埠，區內街道的房宇塗上鮮艷的彩色，五花八門，我只有在威尼斯離島 Burano 看到這特點，此處裝飾還勝 Burano，很多樓房一邊是壁畫，很生動繪上民間生活，門前或一角有石雕像，洋溢着藝術氣息，滿街都是餐室和精品店。大廣場攤位林立，出售各種土產和紀念品，很顯然這是遊客雲集的地方。多年前我曾在 La Boca 內一夜總會晚飯和欣賞探戈舞

表演，嘆為觀止。領隊 Nicolas 發出警告，晚間行人品流很雜，晚上到此單身老人恐怕被人欺負。



是日下午七時半有「家訪」節目，Nicolas 領我們到 Palermo 區。從街道、商店、住宅、小公園擺設氣勢，我推想這是頗富裕的。路上熙來攘往，反映得我們寓居的金融區在星期日有點零落寂寥。我們踏進一家庭，門前三姊妹笑臉迎賓，晚飯是她們「洗手作羹湯」。主菜是爛爛牛肉配以各式鮮蔬。餐後她們現場烹製麵包示範，並邀請來賓登壇協助，妙語連珠，逸趣橫生，跟着部份清場，騰出一大片空地，一對年青男女表演探戈，我有幸坐在前席，是場邊位，看得份外清晰。那轉身，彎腰、踢腳，看以簡單，但配以 staccato (多組突然急速中斷脫節音符)，用美態表達出來，難度是相當高的。無論男女雙方兩足花式如何，基本保留着「人」字形，即上身接近，很多時面貼面。當然欣賞者掌聲如雷了。大半年前我在北西班牙 Gijon 參加一「家訪」，很失望 (見前遊記「望斷天涯路」)。本來不看好此節目，此次給我一意外驚喜，是「地球之極遊」很理想的前奏曲。

從 Buenos Aires 飛往 Ushuaia 約三個鐘頭航程。這是地球最南的城市，也是大陸的頂端，再下便是南極了。Ushuaia 是火地 Tierra del Fuego 的首府。火地是三角形的大島，被迂迴曲折的麥哲倫海峽和南美洲大陸分離，火地別有洞天，北部林木交差，樹幹都被從海岸刮來的猛烈狂風吹彎了，南面是高山圍繞，終年白雪皚皚，冰河橫貫其中，緩緩地湧着流冰，沖向大海。一五二零年麥哲倫泛船至此，見到土人燒烤煙火，命名為「火地」。島之北端在智利國界內。南端包括首府 Ushuaia 屬阿根廷，是孤懸島外的飛地，若乘長途汽車北往 Buenos Aires，要穿過智利境地的。世界最南一點協恩角 Cape Horn 是從 Ushuaia 南下約個多鐘頭船程。



旅館名源於古原居民部落的Yamanas距Ushuaia中心二里半，在機場和市集中間，這黃色牆壁，有多面山形屋背，風格古樸，不愧是化外山莊。它南對水道Beagle Channel，平行於麥哲倫海峽的南支流，Ushuaia恰夾在二河之間。導遊Alva給我們個半鐘頭午餐時間，綽有餘裕，我步出旅館，朝水道的北岸漫行。景色是「天連遠水，水接遙天。高低水影無塵，上下天光一色……滾滾浪翻銀屋，金蛇遊走波瀾。」放眼極處，遠山如黛，今日何幸，來到世界盡頭，這是我看到地球之極第一景。

火地國立公園面積龐大，我們旅遊車接觸到的只是很微小一部份，裡內蘊藏着神秘隱晦的湖泊，因為湖底長滿青苔，水面呈詭異的綠色。櫻桃樹和阿根廷特產Lenga樹構成的密林，Lenga樹幹滿佈苔蘚，橫枝掛滿號稱「中國燈籠」的寄生植物。還有半枯朽樹木釀成的灰泥沼澤。園內動物除了各種鳥類，有狐、伶鼬weasel、河狸beaver。導遊Alva告訴我們市政府一愚蠢措施，一九四八年企圖用河狸的毛革作衣料，從加拿大引進五十對。它們的繁殖力很強，現數目已上十萬，須知道河狸是建築河壩的能手，後果是水源破壞、河流改道、森林傷毀。氾濫霉爛樹根，很多地方成了灰泥沼澤。跟着運來伶鼬捕殺河狸，不良的副作用是珍禽異鳥也被捕殺，想用狐剋制伶鼬，誰知狐也是捕鳥能手。市政府無可奈何，索性把這些動物作為旅遊景觀之一。Alva領我們去一河狸巢穴，我隱隱約約見到一隻潛伏在交叉的倒下在沼澤上的樹樑內。

翌晨早餐後Alva領我們到輪渡碼頭去。經過些住宅區和市集，這可給我機會一睹Ushuaia市容。這是沿山坡而建的小城，矮矮房子塗上粉筆用的淡淡顏色，如松藍、蛋黃、粉紅……類。間中點綴現代化的旅館，樓宇在長年風雨侵蝕下難免褪色，山坡上有些雅緻居室，兼備袖珍花園，有點類似瑞士的農舍。臨碼頭邊是一列簡陋木屋，可能隨時要被拆除取代。Ushuaia是從罪犯流徙地蛻變成小漁村至今旅遊熱點。我衷心希望它能保留現狀，不像很多中國小城，密密麻麻築了高樓大廈，將原來風格破壞無遺。

登上遊艇，雖是南美洲盛夏，因地近南極，不覺有點寒意，急忙披上禦雨兼備寒的大衣。碼頭停着很多船，是往麥哲倫海峽各港口的渡輪，毗鄰是一巨大豪華郵輪，準備啟航往南極。Ushuaia是遊南極的轉折站。艙內坐滿遊客，我在上層甲板小房內找到座位，

其實在旅程中，我們頻頻到船頭、船尾、船邊觀景，座位是聊備一格而已。船拋離海岸，小城矮矮樓房，漫山遍野，鱗似柳比地從半山延伸到河邊，這風景線美極了！那四千四百五十五尺的Monte Olivia巍巍可望。水道Beagle Channel內有很多大小島嶼。到Isla de los lobos時，很多黑白相間羽毛的鳥佈伏在山坡上，我以為是企鵝。有幾隻突然飛向天空，我方知是鸕鶿cormorant，因為企鵝不會飛。此鳥能被漁夫馴養，幫助捕魚，我在華南見到。有些島是企鵝和海獅共處，可能前者不是後者的飼料。最有規模的島是Les Eclaircurs，一很有氣勢的燈塔矗立其上。頂層和基層塗以紅色；中層塗以白色。塔下四面斜坡延伸至河面的島，密集企鵝立在表皮，白浪衝擊着島的四周。遠處一連串高山，山頂終年蓋着白雪，這畫面相信已近似南極了。我不能在船邊或船頭站得太久，因為風的威力很大，刮得面唇冰凍且有點疼痛。間有驟雨，衣冠盡濕，於是大半天在遊艇上渡過。

上岸後有兩個鐘頭給我們解決午餐和逛遊市區，Ushuaia有很多小店，覓食不成問題且在精品店內購買到紀念品。如約在碼頭附近會見Alva和Nicolas，開始市內遊。此遊甚被我們欣賞，除往幾處觀景台外，精華是海洋博物館。這建築物前身本是監獄，擁有三百八十小牢，可容納六百犯人。現博物館仍保留一部份遺跡。我們可進入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都是小小牢房。牢房內陳列着歷史文獻，內有政治犯、小偷、大盜、殘酷的謀殺案兇手、街上流浪孤兒……我在一小室內看到一蠟像，是一頭大、短身、長耳和長手的怪物。他是謀害兒童的連環殺手，被處決前曾在此渡過餘生。監獄沒有暖氣，冰冷的石壁和石板地射出刺骨的寒流，更使我感覺到在這地球大陸頂尖渡着失去自由的生命何等絕望與荒涼！博物館還有畫廊和一角闡述火地、協恩角、南極的文化史和展示建各種獨木舟的技巧。市遊後回到旅館已是晚上八小時。團友對我甚是關照和尊敬，

本來我已答應幾位團友結隊往市區品味海鮮。但想到明早七時便要赴機場乘機往El Calafate。記起多年前在





Buenos Aires從踏入餐館到上菜要兩個鐘頭以上。我要花點功夫收拾行裝，我只好推辭他們的約會，果然他們回房休息已近子夜，我的選擇沒有錯。

從Ushuaia北飛 El Calafate 航程個多小時，但若乘長途汽車，山路崎嶇，過海關四次，便需十八個鐘頭有多。El Calafate是暴發戶式的城市，從廿一世紀初至今天，人口從四千暴漲至二萬五千，因為此城是遊阿根廷冰河國立公園的跳板。且車程不遠是馳名世界的鄰國智利的藍塔國立公園 Torres del Paine，來此有一箭雙雕之效。寓居的 Imago Hotel 在郊區一小山坡上，抵步時恰過中午，取了房間放下行李便乘旅館的接送客車往市中心。唯一的大道 Libertado San Martin 上餐館、商店林立，用膳後漫無目的在大道巡迴步行。大道兩旁行人路邊都植有矮樹，商店櫥窗的陳設各出巧異以吸引顧客，一座典雅的小園林庭院奔入眼簾，我踏入欣賞，原來是一花店，我從未見過花店有如此氣魄，備有巧奪天工的擺設。在一珠寶店買了一隻用藍石 Lapis Lazuli 製的小企鵝和書局買了一張 Patagonia 全圖後，便往旅遊局前的停車場候客車送回旅館，準備參加晚上的團餐。

這是在阿根廷最後的一天，節目可精采了，大清早便乘旅遊車往遠距五十里的冰河公園出發。甫離旅館 Imago 不久，導遊 Miguel 命將車子在一小湖邊停下來，往灌木叢中採摘野生小漿果吃，非常鮮甜可口，兼視察紅鶴和 rhea (南美洲每一腳只有三趾的駝鳥) 聚居處，後者是不會飛的，但有很快的奔跑速度。跟着慢慢盤桓上山，穿越 langa 森林。車行近一個鐘頭，蜿蜒下山，鋪了白石的公路宛然是一條白色的長蛇從山中冒出，碧藍的阿根廷湖安然入目。這是阿根廷最大的湖，沿着湖邊行了半個鐘頭，遠遠望到一近三里長晶瑩、半透明的藍白牆，攔塞在峽口，注入阿根廷湖的河水，頓被阻隔。這就是 El Calafate 北有名的冰河 Perito Moreno。

Miguel 命車子停在詢問中心和餐室前的停車場

內，他給我們兩個鐘頭時間午餐及觀光冰河，我攜備了餅、果仁乾糧，不用入餐室浪費寶貴時間，匆忙沿着螺旋小路下山到河邊去，沿路設有觀景台，可從不同角度去欣賞那藍白冰牆。冰牆有二百四十尺高，牆面參差不齊，腳下盡是零碎小冰塊，漂浮在凝霜的綠水上。若耐心等待，必會看到冰塊在冰牆上爆裂出來的奇景，大的就成了冰山，會發出隆隆巨響。領隊 Nicolas 預約我們在固定時間齊集最低一層，近河邊小亭前拍集體紀念照。我就在最後的觀景台椅上吃了簡單午餐。回詢問中心可不容易，我選擇不走盤山小徑，而攀登陡削石級，不像年青時一口氣衝上，要中途停頓好幾次養足氣力再向前。有些團友見我努力掙扎，給我老當益壯誇獎語作鼓勵。上了旅遊車，Miguel 給我們一個驚喜，他命車子開往公園一角，可自由買票 (美幣二十元) 登小艇遊河。小艇駛到藍白冰牆前面，幾乎可以伸手捉摸，看得瞭如指掌。早知如此，可免去剛才徒步下河邊，攀登上山的辛勞。

回程在旅遊車中 Nicolas 說明天便進入智利國境，長途汽車需要六個鐘頭，智利海關比阿根廷嚴格，要報列囊中所有基於生物的食品，包括牛肉乾和果仁。我記起在 Trader Joe 買了一包 Macademia Nuts，若被智利海關沒收了，甚可惜。於是取消了和幾位團友回 San Martin 大道晚飯的計劃，就在房中吃了一小部份 Macademia Nuts。翌日晨，有一妙齡女郎 Katerina 陪同我們入智利，目的地是智利的藍塔國立公園 Torres del Paine。國界本離

El Calafate 不太遠，但要迂迴南下近百里方設有關卡。我們未來的二夜是在公園內的藍塔旅館，三餐零食全包。我們甫踏上旅遊車，Katerina 派給每人一大黑瓶清水和一包小食，是藍塔旅館送出的。關卡設在荒野的無人地帶，阿根廷的只是一開口，很順利通過。智利的是一類似軍營的小房子。那時要跨越國境的汽車甚多，司機依次序排隊，軍營外有一小舍，是方便過境者的洗手間。我們等了大半個鐘頭，Katerina 告知是輪到過關時候了。檢查我手提包的是一和靄可親少年，他只望了我三包果仁一眼，便擺手放我過去，遇到一好檢查員，是我的幸運。

藍塔公園是世界遺產之一，面積九百三十四方公里。每年上十五萬遊客。事緣一千二百萬年前火山的溶液滲入南美洲西南海岸蓋着地球表面的堆積沉澱渣滓，冷卻後形成地球表皮上的花崗巖。長年累月的冰河像鋒利的刃，將巖石削成尖銳的峰頂，像高塔般屹立大地



上，這是被觀景者譽為藍塔。公園內有高山、平湖、草原、森林、冰川、瀑布、急流、各類動植物……很多地方有的這裡都有，而這裡有的，別的地方未必有，難怪遊人如鯽。很多年青人自備營幕露宿公園各處，流連一個星期至一個月，能飽覽全部美景，我們這些老人，只能參加旅行團，留宿在園內旅館兩夜，走馬看花，淺觀即止。因為機位和房間長處於飽和狀態，我要在啟程九個月前便訂下此旅行。寄寓二天，總算大快朵頤，享盡眼福。我將經歷很簡潔地綜合如下：

抵達藍塔旅館，Katerina和司機駛原來的旅遊車回阿根廷去。智利導遊Tonio協助我們領取房間鎖匙，搬運行李到大堂，旅館的形式是一連串廿多間矮矮樓房，正中一座是大堂註冊處。一條長廊將這些樓房接駁起來。二樓房間有小段路露天。每一樓房有二層，每層左右兩邊都有五間房，我的房間是右翼第三間，餐室在左翼盡頭，若走外面捷徑風很大和很冷，用膳已近下午三時。我要了主菜煎牛扒，非常精美，還有湯、沙律、雪糕。餐後Tonio領我們上另一旅遊車，往小湖Laguna Amaga去。我們漫步環湖半周，水平如鏡。湖的對面是刀削般的山峰，蓋着皚皚白雪。「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時已黃昏七時許，但南美洲南端白日很長，說是「晚」和「斜陽」是不大準確的。環境多麼寂靜，空間多麼遼闊，大自然多麼雄偉，我領會到湖光山色的韻味了。

Tonio知道我們過了很長的一天，難免疲倦，讓我們回房間休息。且晚飯時間的確是很晚，我平生不需要多時間睡眠，晚飯後往外面視察。旅館遠處高山圍繞，堪稱世外桃源。大堂一角有酒吧，供應各類飲品和小食，有一大水缸，可隨時充滿黑瓶清水。晚間巡警是一年輕小伙子名喚Franco，見我一單身中國老人，走過來和我聊天，他的英語雖有點生硬，但那友善態度，溫煦笑容，使賓至如歸。賣物店仍開門至半夜，我進內買了一紀念帽子，有Patagonia的刻名。

翌晨我們有很多時間享用早餐，十時方啟程觀光。Tonio領我們到山上觀看飛瀑，我在挪威遊記中已提過瀑布和急流是同一水體，當傾斜度直立時便是瀑布。地勢平坦時成了急流，條件是水源充沛。在公園內是不成問題，因河流的上游是冰川。高險的山石中有流泉幽咽。王維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頗能描繪此景。見到的滔滔江水，白浪翻滾，流向天邊，淘盡千古英雄人物，遠處的山色顯得朦朧起來。人生的主題，盡

情享受目前美景，世間煩惱，要拋之腦後。

當日Tonio預備一很特別的節目---去灰湖坐船，泛舟到北端觀光偉大的冰河。車子行了一大段路，在一森林邊停下來，此時天氣轉壞，烏雲密佈，刮起習習涼風，難題來了，我們要穿過森林，步下沙灘候船，有二位不良於行的團友留在車內。森林為Pingo河中分，一條吊橋將兩邊森林連繫着，大風起於頻末，威力轉猛，吊橋搖曳得很劇烈，步過需很強的平衡感和定力，行到沙灘，各人不能戴帽；頭髮吹得散亂，人也被風吹得向一邊傾斜，隨時有倒下的可能，遙遙望見船泊在湖的對面，候了十五分鐘，船沒有動態，估計因風大不能開船，觀冰河被逼取消。這也不是很大的遺憾，因為我們在阿根廷冰河公園已欣賞過Perito Moreno。Nicolas和Tonio領我們回河彼岸林地內備有桌椅處野餐，過吊橋仍要很小心，他們帶來很多三文治、生果、果仁、燒烤雞塊和牛肉塊，我要了夾着煙燻三文魚片的三文治，在大樹下用餐是首次，很有新鮮感。這亦是團友們聯誼的好機會。餐後去公園內觀看些野生動植物，草原上有很多南美洲無峰小駱駝guanaco。它們似乎已習慣遊人，任由人們行近拍照。回程經訪問中心，裡內陳列很多歷史文物，且有錄影片放在電視熒幕上，可能日間操勞過甚，當晚睡得格外香甜。

下午便要告別藍塔旅館，南下Puerto Natales。雖然只有短短二天的逗留，旅館員工對我禮貌周周，深切關懷，真有點臨別依依，黯然神傷。早餐過後，Nicolas要我們寄存所有行李在左翼最近大堂一房間內，早上往一高地去細看那些「藍塔」，需時三個半鐘頭。我們有一選擇：步行或騎馬，有幾位團友因受去日的風寒而生畏，留在旅館內休息。我曾在印度騎過大象和在敦煌騎過駱駝，都有響導坐在前面，騎馬本躍躍欲試，但記起一德國人在烏蘭巴托從馬背被摔下來，雖未受傷，肩背痛了好幾天。Tonio向我保證，馬頂馴良的。但終究是動物野性難測，我這年紀不宜有任何意外，毅然選擇步行。Nicolas說無論我選甚麼，他都會在旁維護。若抵受不住長途跋涉，隨時陪我回頭。從美國南部來的Tom和Steven Stack兄弟插口說：「不用操心，



有我們呢。」這兄弟二人沉默寡言，很少和別人交談，但和我特別投緣，時常在我旁邊，果然路程蜿蜒崎嶇：過吊橋、行沿河小徑，踏上斜坡……最受挑戰的是攀登甚陡峭的山，沒有路，腳下是沙泥碎石，步伐很難穩固，幸有Stack兄弟在旁扶持。從維也納來的Adolph Bramauer時常向我供應清水，我順利行到目的地，沿途高山、田野、密林、急流……景色都能攝取遊人的魂魄。唯一美中不足處時有狂風驟雨，到高地時看那些山峰尖銳如劍，高聳入雲，在烏雲密佈、陰暗天空內泛着藍光，智利藍塔確是奇景。中國黃山清秀，智利藍塔雄渾，東西美景，如春蘭秋菊，各擅勝場。這段山路是我平生最難行之一，若要到藍塔腳下，當補加上兩個鐘頭足力，我們要趕回午餐，不能再流連。燒烤自助餐，菜餚豐富，美味可口。踏上Puerto Natales送來旅遊車，我向Tonio辭行，他是很好的導遊，解釋詳盡，對客人體貼入微。旅館派出三位gauchos，二男一女騎快馬，穿了民族服裝，手揮錦旗，跑在汽車前，護送我們出公園關口。

南下未及一個鐘頭，抵達洞穴Cueva Milodon，這洞穴深入泥內六百五十尺，有一天主大教堂般的容量，是氾濫雨水從大石割挖出來，我走進裡內巡視一周，沒有壁畫，暗暗的，僅從洞口透視些陽光，照亮那凹凸不平的行人路。一八九六年考古學家Hermann Eberhard在此發現哺乳動物Milodon骨骼和毛革，這有類爬蟲，專吃樹葉高於人一倍，洞外有一模型是用玻璃纖維製造，洞內沒有甚麼可觀的文物，倒是不遠處有一小店專售絨冷手織品。我買了一小娃娃，店主告訴我是他祖母手筆，她比我還年輕二歲呢。

在漁村Puerto Natales寓居了兩夜，旅館Remota在埠邊，臨「最後希望」Seno Ultima Esperanza海門，十六世紀西班牙探險家Juan Ladrillero找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跨越南美洲之極的麥哲倫海峽迷了路，滯留此地，遂將它稱為「最後希望」水道和海門。我的房間對着那雲水蒼茫，偶有漁舟穿插其間的大海，沿着海岸線步行三十分鐘可抵達市區。南智利日落時間很遲，

斜陽照着「最後希望」海門，反射出閃閃金光，景色令人目眩心醉。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配合「最後希望」此名，激起無限警惕。

次日早餐後乘船出海，沿「最後希望」水道北上，目的地是Bernardo O'Higgins國立公園南端，途中經過些海獅和企鵝的巢穴，頗類似數天前在阿根廷Beagle水道見到的，在一半島碼頭靠岸，上岸後迎面而來是一大片雨林。Nicolas對我說：「此處路波浪式的起伏，不大易行，你已克服昨日登觀藍塔高地困難，應該不成問題。」一路鳥語花香，林木交叉。這二十分鐘穿過雨林簡直是人生享受，抵達一出海大河的懸崖，小徑在危石邊緣，高低彎曲，舉步維艱。Stack兄弟緊陪着我，還有從Indiana來的Ken Hortin在後頻頻照顧。時天氣頗冷，大河已半結冰，冰塊隨波逐流，再行前，一大塊綠松石turquoise阻塞河道。這石就是巨型冰牆，很多遊客跨越安全欄杆，立在大石塊上攝取鏡頭，又是一奇景，不同阿根廷冰河公園內見到的。回到遊船，船長送出小食和飲料壓寒。杯內一大塊晶瑩剔透的冰，浸在橙汁內，此冰就是從大河內拾取的流冰，午餐在一農場內享用了紅燒牛肉塊。

地球之極Patagonia遊已近尾聲，告別夜宴席設Remota旅館餐堂內，個多星期相聚已使團友間情誼萌芽。飯後從吉隆坡來的陳觀佑先生獻唱一首告別民歌，他厚重的男中音語驚四座，娓娓動聽，他的夫人吳寶娣常掛笑容，頂友善的。明天坐三個鐘頭車往麥哲倫海峽旁最大的港口Punta Arenas機場，乘機往智利首都Santiago de Chile便各奔東西。在機場內從Colorado來的Glen Ekey代我攜帶手提包，已不是首次了，我還有復活節島之遊在後面。是和從新加坡來的葉志強、吳秀月夫婦同行，我們還有三天「相依為命」呢。抵達Punta Arenas機場前在旅遊車內我代表各位向領隊Nicolas致謝，他熟悉地方歷史、強勢組織能力、妥善人際關係給這行一完滿結果。譯了「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四句詩作話別。

